

# 春天又来临了(二章)

## 迎春随想

都说秋天是成熟的季节，难道春天不是成熟的季节？

离高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枯后的荣，不就是一种新生？不就是一种新的成熟么？

自然界的春天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、孤立的春天，它是无数个春夏秋冬的聚合，它是几千年、几万年、上亿年的历史的一个延续。

每一个春天，都承继了上一个春天，那么，这其中那种古远的无边的厚重，那种沉甸甸的无以言说的分量，不就是一种成熟么？又仅仅是“成熟”两个字就能涵括？

人类的春天，也并不是每年日历上元旦、春节、惊蛰、春分那种简单的划分。它是一份漫长的进化的记录：猿人、原始人、农耕社会、工业文明、现代人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化，都标志着从一个春天，走向另一个春天。

在这里，春天，已经具备了一种秋天不能相提并论的辉煌、成熟。

人生的春天，同样是不断走向成熟。孩子长成了青年，小伙子步入了中年。每经历一个春天，树木多长了一圈

年轮，人生多增添了一份沧桑。回首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那时候的春天，是一片嫩绿，一片透明。如今呢，如今的春天，是一片深黛，一片迷蒙。

那时候的春天，看到的，是一片欣荣，一片蓬勃。现在呢，现在的春天，看到的是一片沉静，一片旷远。翻完了一本日历，又重翻一本日历的那份感慨，是翻半本日历，哪怕是翻了三分之二本日历，不能比拟的。

哦，又是春天，这一声感慨，有多深沉……

人生易逝，韶华不再。弹指之间，春天一个个过去了。这让我想起少年人的春天和中年人的春天是不同的。

这几天，在家里莳弄花草，看着天台上黄绿夹杂、霜痕斑驳的花木，恍然之间，才知道一年又过去了，春天又来临了。

春天又来临了，一个人的人生，又成熟了。这种成熟，有点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一种悲喜交集。这种成熟，又好像一个酿坊，酿出了一份酸甜苦辣。伤春和惜春，就是这样酿出来的。

## 匆匆里的友情

友情是人间最可宝贵的。那种

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，那种心有灵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默契，那种纵然岁月流逝却久藏心中的友谊，都常常使我感念不已。

以前，奔走于生活场中，很少去咀嚼友情。一切都是匆匆。黑夜里匆匆一躺，白天又匆匆来了；礼拜日匆匆一天，家务中又匆匆过了；朋友匆匆一面；日历匆匆一本；人生匆匆一场；连读书都是匆匆。真的，匆匆，就几乎没有想到去咀嚼友情了。

起因是一张新年的节日卡，那一缕淡淡的幽香和一页素雅的花笺，使我忽然想起了那一份份友情。

以前，年年都曾接到过年卡；稿件发表，都曾接到过朋友的贺信；出差，都曾受到过朋友的接待。可是匆匆，一切都来不及咀嚼就过去了。

以前，我曾经渴望温馨，渴望细腻，渴望宽松，可是，一切都是匆匆。我也曾经抱怨，人生活得太累了；人与社会的关系太紧张了；人为什么不能够放松自己呢？可是，那都是因为匆匆。匆匆把人的微妙感觉麻木了，匆匆使人的情感波澜粗涩了。

现在，看着眼前这张散发着淡淡幽香的素雅的贺年卡，我心中忽然掠过一丝暖暖的温馨，汩过一泓浅浅的细流。

哦，恼人的生活中，那些来不及咀嚼的友情。

路遇中小学时候学友的微微一笑；楼梯口邻居轻轻的点头；家门口快递员一声“快递”的呼唤；电话里文友问一篇好文章的推荐……

现在，这一切都如三月里纷纷飘洒的春雨，又在我心的湖泊里，漾起了感情的微澜。哦，原来，生活并不是干枯的，人世间处处有温情。

可是匆匆，匆匆把人异化了，匆匆把人变成了“机器人”；匆匆是一片沙漠，人是沙漠中一个个失群的“发烧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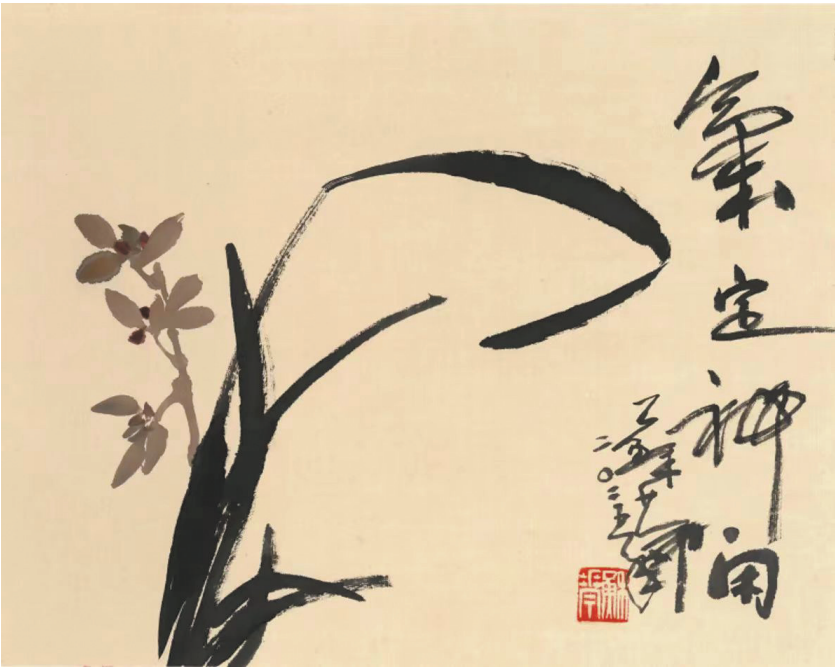
匆匆中，我们流失了多少汨汨的友情，我们忽视了多少颗朋友宝贵的心，我们自己制造了一片沙漠，我们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人。

也许，匆匆是我们人类自己折磨自己的法子？也许，匆匆又是人类自己原谅自己的借口？也许，匆匆是现代人自己臆造的？匆匆的背后还是匆匆？

可是现在，寄我这张淡淡幽香贺卡的朋友，却让我回味出匆匆中隐含的那许多动人的温馨，让我感悟了匆匆覆盖下那许多宁静致远的友情。

噢，谢谢你，远方寄我贺卡的友人，你让我咀嚼了，那许多来不及咀嚼的友情。

□黄国钦



气定神闲(水墨)

□苏华

2025年12月31日上午10时，“苏家三姐妹画兰花展”在广州兰圃国香馆开展，展出苏华、苏家芬、苏小华三姐妹兰花题材画作。三姐妹笔下兰花各有千秋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此次展览由广州市人民公园管理中心、广州市政协书画院主办，展出时间至2026年2月9日。

总是嘱咐我们兄弟姊妹，说话只准说“有”，不准说“无”或“没有”，尤其不可说“四”“丧”“亡”“凶”“杀”及“倒霉”“完蛋”。

记得每年除夕起，我循规蹈矩一生的三伯父，会连续烧上三个整晚的香，自黄昏时刻烧起，至翌日天亮时为止。

正月初一放炮仗，小孩子很开心，

## 回家过年

弟弟来微信说，爸妈问你们一家什么时候回家过年。我手头忙，简复，21日。弟弟很快说，那三天后的高铁什么时候到达？我纳闷，不是还有小半个月吗？弟弟再回复我，晕啊，哥哥你说的是公历，我以为是农历。

孩童年代在农村，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习惯公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元旦法定放假这回事。其实，一年之中最期盼的，是看着家里那厚厚一叠挂在墙上的日历撕得没剩几张，知道春节很快就要来了。可以穿新衣走亲串门，能够耍花炮有各种好吃，姑姑舅舅给个红包还可以发点小财。

离开家乡在外打拼二十多年之后，也还是记不清楚旧历上许多约定俗成的节日，比如重阳节、腊八节、冬至日，以及北方和南方小年。不是自己有什么忘本之资，确实是工作一件一件堆砌，琐事一天比一天繁忙，公元日历在心中也就是个计算时间的工具。还有就是，每年除夕、大年初一和公历重叠的日期都不同，也因此弄得

对大年三十这个具体日子计算得不那么精准，幸好家人总是会提前告知我。每年春节临近，在外的儿儿就会情不自禁地勾起无尽的思乡情绪。脑海里会迸发出许多锁在心深处的关于家乡的场景：宰猪、杀鸡、干鱼塘、扫屋、洗菜、炒瓜子、买鞭炮、贴对联、挂红灯笼……新闻头条里也总是自主地给你推送些关于回家的美文，朋友圈里更是像约定一样，不停地播报着回家的天气，哪条高速公路哪个路段大塞车，又或者意外遇到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搭乘同一航班回家。

过年，是一场给自己欢喜的交待。每每到这个时候，高铁、飞机、大巴、自驾，总有一个在路上。你不难发现，无论是“八仙过海”，还是受尽万千折腾，“我要回家过年”的主题总是永恒不变的。如果你一定要问，到底什么是回家过年？我想干脆地告诉你，就是为了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地聚餐吃饭。不管你上过什么星级酒店吃饭，也不论你和什么高级人物聚过餐，

你一定会觉得坐在自己家的桌子上，陪着一桌子至亲的人，吃着你从小就习惯的味道，这种过年的感觉就叫幸福。

从外面回到家乡，你腰缠万贯也好，仕途顺风顺水也罢，在家人面前，你一直就是他们眼中那个“大仔”“细女”，众人人口中的那个“大侄子”“小妹妹”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不需要像公务场合那样讲究，也无需如商务活动那样正式，完全就是本色出演。亲人们最关心的是，你还喜不喜欢这道菜的做法，习不习惯这样的咸淡；还有就是，从城里带回的小晚辈适不适应这样的香辣。回家时间虽说不长，但你一定会发觉，吃饭是整个在家期间最繁忙最头等的一件事，从叔叔家吃到姑姑家，又从姨妈家走进舅家。我比较幸运，娶了同一个地方的老婆，因而可以前五分钟在自己家吃饭，后五分钟被小舅子叫到岳父母家的饭桌。

除开吃香喝辣，过年最要紧的事就是走亲串邻。亲戚邻居，你来我往，亲上加亲。过年里，家家都会大气几

大人心却悬着。他们担心爆竹中有一个只是“单响”或是“哑炮”。我邻居家，有年放出哑炮，我看到这家人自此一年里，做事总是特别谨慎、留心。对于我们这些处于成长期的贪玩的乡村孩子，年里的忙碌与快慰只是“年”字的一半，年外“把年拜好”，才算圆囿、年字的圆满。

□龙建雄

分，人也变得大度许多，平常日子里左邻右舍要是有个小磕小碰，一声“过年好”也就一笑混了恩怨。亲戚之间的登门拜年，则相互之间心存感激之情，家人之间架起了一条纽带，彼此间更加相亲相爱，一起坦荡地面对来年的风风雨雨。

常言道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从老家回到自己的小家，这样带有一点忧伤的场面终归也是要来的。

一辈子舍不得离开乡村生活的岳母亲和岳父母，他们在目送我们子女合上车门的那一刻，心里总是落个空空的。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长大，最后一个个飞得远远。有好几次，我看见七十多岁的岳母娘，一直站在街口望着我们渐行渐远的车，而身旁的妻子，把头靠在我肩膀上，轻轻地抹着眼泪。

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的别离，忍受分别带来的阵痛，谁都无法改变这样的场面，哪怕撕心裂肺，也只有默默承受。分别，是为了下一个更好的相见。

## “物来顺应，过往不恋”

□张金剛

上班下班，我都会走过县城那条老街。寂寥的街巷、斑驳的路面、老态的院落，昭示着昔日的繁华熙攘已消失在岁月深处，不复再来；而初升的太阳、璀璨的星月、荣枯的老槐，分明又在真切送来一个个崭新的小城故事，永不谢幕。

特别是在年终岁尾，再次漫步老街，更是感慨万千。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往事化作云烟，时过就得翻篇。如果总是纠结，人生哪有晴天。”是呀！去的终将逝去，时过翻篇；来的终将到来，唯有向前。即便前路总是坎坷伴坦途，风雨伴彩虹。

年初，我的工作岗位被调整，陌生且并不热爱的新工作、两头兼顾劳心费神的新常态，一时令我失了方向。自我否定的挫败感、迷茫困惑的无助感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濒临崩溃的边缘。数月来，领导理解包容，朋友宽慰开解，特别是妻子的陪伴关怀，让我一点点平复，逐步将工作理顺，步入正轨。

细细思忖，还是自己过于较真要强，不敢面对挑战，缺乏应变能力，才将自己陷于困局。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，我也慢慢学会放宽心态，以初心、平常心，坦然积极对待遭逢的种种，这何尝不是这一痛苦经历所收获的人生领悟呢？当这一页翻篇，我大可对曾经的自己“呵呵”一笑，不记过往；对当下及未来的自己粲然一笑，微笑向前！

每一年，都会有朋友走散，有新识同行，有故人逝去。这一年，我感触更为深刻。

有几位曾交往甚密的朋友，因工作调整，或意见不同，或久不走动，或没有缘由地走散了；若非刻意相见，或将很难再见，甚至永不再见。也罢，人生就像疾驰的列车，有人上来，有人下去；散场虽是很多情谊的终极

走向，但新识亦是生活随心而遇的一场欢喜。与一位曾在阜平支教且有一面之缘的兄弟，邂逅于一次偶然的聚会，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；与一位退伍后从事金融工作的老兵，相识于一次我策划的劳模报告会，也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；与一位高端媒体的记者，结缘于一次家乡文脉传承的专题采访，渐成了志同道合的兄弟……朋友来了去，去了来。来的，善待；去的，不留。来去之间，唯余美好。

春天，一位曾用相机倾情记录家乡山川风物、百岁老人、百姓生活几十年的摄影师，不幸突发疾病去世，我整理发布了上百张他留下的经典照片，以此缅怀；夏天，师范同窗三年的一位老同学因病早逝，他已是我们班走了的第二位，同学们在“同学群”留言怀念、相互鼓励；秋天，一位时常烙馅饼给我们吃的旧邻大娘走了，这位一生辛酸自己吞咽却温暖热情待人的老人，让我心生感慨；冬天，曾采访过的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93岁老英雄走了，我送去一本刊载他传奇故事的图书，鞠躬送别。行至中年的我，更加清楚地知道生命的脆弱与易逝，而我能做的只有珍爱生命，珍惜当下，坚强向前。

年岁愈长，愈看不得感动或痛心的事。遇到或听闻，心里会“咯噔”一下，停下手头的一切，默默思忖自己该怎样做、怎样活。

曾国藩说：“物来顺应，过往不恋。”站在辞旧迎新的节点，深呼吸，放空心，跟往事道别，该翻篇的翻篇，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。走过老街，见朋友将老槐下一间老房装修成了翰墨飘香的“雅心舍”，我与她商定，元旦春节期间，邀约文友在舍下煮茶闲聚，一杯敬过往，一杯敬明天，一起翻篇旧年向新年。

## 在美国包饺子

□王惠莲

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们住的北加州小城还没有华人超市。过年想吃饺子了，也不知道去哪里买韭菜。后来听班上的同学说，20英里外的里士满市有间叫“大华99”的华人超市，我就让先生开车带我去。

从我们家出发，沿着80号公路向南开，大约20分钟就到了。

超市在一间购物中心里面，进去之后，满眼都是中国人，满耳都是中国话，普通话、广东话、上海话、闽南话……货架上摆的也都是中国货。什么老陈醋、小笼包、速冻水饺、手抓饼……不说应有尽有，但至少可以慰藉一下“中国胃”，一解思乡愁。

只可惜，找了半天，没有找到花椒。

回到家，我把韭菜摘洗干净，晾干切碎了，把肉馅倒进盆里，准备打馅。这是从小打母亲那里学来的，包饺子前，要先用花椒水顺着—个方向，把馅打成肉糊糊，然后再往里面放盐、姜末、酱油、香油和韭菜。这样包出来的饺子，一口咬下去，汁水四溢，齿颊留香。如果不“打”的话，馅容易柴，不好吃。

问题是，我没买到花椒，怎么办？换一样行不行？换什么呢？想了半天，家里有的，比白开水有味道的，就只有先生爱喝的啤酒了。反正啤酒也能提鲜，就用啤酒打吧，谁让美国买不到花椒呢？

没想到，我这无奈之下用啤酒打出来的饺子馅，先生吃了竟直夸好吃。从此，我们就过上了每周一次饺子的“幸福”生活。

到了感恩节，我们要去先生的女儿家过节。我说，我包饺子带过去吧。先生说，好啊！让他们尝尝你包的中国饺子。

我一想，饺子要现煮现吃，煮好了带过去，会粘在一起，皮容易破，皮一破就不好吃了。怎么办呢？干脆，包成锅贴吧，锅贴皮厚不怕破，在家包好上笼蒸熟，等到了之后再用油煎给他们吃。

结果又是没想到，一笼锅贴一扫而光。

从那以后，不管过什么节，只要是家庭聚会或是朋友聚会，我都会带上我的锅贴。

小女婿有一次把我包的锅贴带到了单位，还没来得及放微波炉加

热，就被抢光了。

二姐的小孙女吃了我包的锅贴，去学校向同学们炫耀，说她有一个会包饺子的中国奶奶。

大女儿说，他们去中国餐馆专门点了饺子，但都没有我包的饺子好吃。然后就说，什么时候你教我们包饺子吧。

我说，可以啊。只是包饺子得去华人超市买韭菜、肉馅、锅贴皮。可他们住的地方离华人超市有60多英里，太远了，学包饺子的事只好不了了之了。

直到2024年春节前，她们知道我要回中国了，这才着急了，以后再也吃不到我包的饺子了。于是娘仨，先生的前妻和两个女儿，赶紧打电话，说约个时间让我教她们包饺子。我怕教一次她们记不住，就提前将包饺子所需要用的食材，以及从摘韭菜到上笼蒸熟，再到煎来吃的每一个步骤，都翻译成英文打印出来。

到了约好的那一天，娘仨开了50英里的路，早早地来到我家。在她们来之前，我已经把韭菜摘洗好晾好了。进屋之后，她们也顾不上寒暄，就急不可耐地学了起来。

之前，她们只吃过我包的韭菜馅锅贴，却没见过韭菜长什么样。所以上来，我先教她们认韭菜，说万一记不住也没关系，去华人超市买的时候，就说买“格润妮妮”（Green Chives）。买的时候，又怕她们分不清锅贴皮和饺子皮，就拍了锅贴皮照片发给她们。之后，我切了几韭菜，给她们打了个样，然后就让她们自己切，在我的指挥下，打馅，放调料，拌馅，直到往锅贴皮的边上抹上水，放上馅，捏紧，再上笼蒸熟，用油煎好。最后，三个人高兴得跟孩子似的，吃完了自己亲手包的锅贴。临走，我又送了她们每人一包一次性蒸笼布，让她们以后照着买。

一转眼，我回中国已经一年多了，中间只有一次，她们的妈妈发微信告诉我，大外孙女过生日的时候，她们包了一顿饺子。至于包得好不好吃，她说。不过我猜，肯定没有我这个中国老师包的好吃。不然的话，以她们美国人的性格，还不使劲编。

不管怎么说，作为她们的包饺子老师，我还是挺自豪的。至少，她们想吃饺子的时候，会想起我。